

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

漢書九十一

秘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阜隸抱

關擊柝者

師古曰阜養馬者也隸之言善也屬者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隸音上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

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窪曰隰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五樹殖也

穀六畜田及至魚鹽龜鳥獸養蒲材幹器械之資

師古曰權

亂也即今之款也械者器之總名也權音相音亂音五音反音款音敵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



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

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

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

於是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師古曰道故民

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及周室

衰禮法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現反諸侯刻楠丹楹大夫山節藻

梳師古曰楠椽也楹柱也即栒也山刻為山形也梳條儒柱也藻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天子氏以

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

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相文

之後師古曰齊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

者欲不制僭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

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

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

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

也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

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哈菽

飲水師古曰極布長襦也褐編泉衣也極音堅且哈亦合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

師古曰齊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

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六節變詐  
為安政動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究於  
飢寒之患其教習上與絲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絲讀與由同  
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

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豈首為開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謨謬矣陳壽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名乎計然一辨計研故宥感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傳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昔南遊越范蠡以中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於方所出皆自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薄之人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然此則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

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

遂報疆吳制會稽之恥師古曰制謂祛除之也首所劣反范蠡歎曰計

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

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之陶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

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

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言

言逐居也貨物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

言逐居也貨物隨時而逐利

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曰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  
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財

賜財善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越時而七十子之徒

賜取為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

巷師古曰簞筍也食飯也瓢勺也簞之飯一瓢子贛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元禮師古曰為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

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

之言也類曰無幾聖道雖數空墮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  
命唯則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自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自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

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

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

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

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自圭師古曰祖始也以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邯鄲郭

縱以鑄治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

烏氏臚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臚名也其心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責貝

師古

曰畜牧者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奇繒物聞獻戎王

師古曰時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公量

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不可計其數

少山谷多

秦始皇令臚北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曰與讀曰稷音平姓反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

師古曰丹丹沙也穴者山合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言

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清寡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令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

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

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上衡反繇讀曰出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

百號

孟康曰五匹也師古曰號古蹄字

牛千號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也師古

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

千足羊

師古曰凡言千足澤中

千足瓊水居千石魚波

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陂美也一

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

山居千草之秋

孟康曰秋在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人壽曰章解在百官

公卿表秋即樹字也其下並同也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

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秋

師古曰榮亦水

也即今所稱陳夏千畝秦陽棗樹而取其汁自名秋

齊

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

千畝畝鍾之田孟康曰一鍾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鍾者凡千畝也若千畝厄齒

孟康曰萬草厄子可用漆也師古曰萬音千見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

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釀以釀酒醯醬千瓠師古曰瓠長頸瓠也

受十升瓠音胡雙反漿千僖孟康曰僖號也師古曰僖人僖屠牛羊豕

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君之薪豪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

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

木器木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衣木屨

器若厄萬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蹄與

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采繒

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艾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艾布白蠶也師古曰蠶厚之

而讀也艾者重厚之貌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

麴醴血鼓千合師古曰麴醴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鹽鼓則

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斗則各為裏而相隨焉此則貽

黃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黃刀魚也飲而不食良者鮐音胎又音

黃音齊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鮐為夷非唯失於訓物

亦不知音矣鮑鮑千鈞師古曰鮑鮑魚也鮑音報鮑音普各反鮑音於鮑音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音五回反次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鮑鮑於室鮑之亦非也鮑室乾之即鮑且善今已荆人所呼鮑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鮑亂臭則先鮑魚耳而鮑室乾者本不臭也鮑音滿比反東粟千石者三之師古曰孤貂實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

日一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果來謂於山野米取果實也子貸金錢千

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來謂於山野米取果實也貫節駟僧孟康曰節節物賈賤也謂除估僧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各勿者也駟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嘗賈而賈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

蜀夫妻推轂師古曰步車曰轂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

求近處處段萌師古曰段名也地理志屬虜漢以後有段唯卓氏曰此地陜

薄吾聞岷山之沃墾下有跋鴟至死不飢孟康曰小鄉多鴟其山下有天野澤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跋鴟謂鴟也其相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鴟如鴟也

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意即鐵

山鼓鑄師古曰鼓即就也連筭師古曰筭算也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

富至董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魁結民富埒卓氏日程結兩南勇也言程鄭與賈求利於人也埒等也雅音直迨反結讀曰程卓既衰至成哀聞

成都羅哀些言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千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些言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些言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次如首孟康曰平陵如氏首氏也石氏勤力故其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疆力謂羅哀耳其言次如首自謂石氏之

親信厚次其遺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

餘萬矣與其卒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溥于長也依其

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

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

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

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間讀曰閑言其志實大不在急促

然其贏得過當喻於熾晉師古曰熾勝也熾細也來面

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

家自父兄子弟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頗古俯字也

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曾以其故多去文與字而

趨利師古曰趨姓間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

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始得其

力起數千萬故曰寧寧爵無勞孟康曰刀閒能畜家奴或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

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閒臨菑姓偉些言五千萬師古

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當喻於熾晉師古曰熾勝也熾細也來面

愛宏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家致數千金

細宏者也熾與纖同下云周人既纖義亦類此

鉅細好惡也

名也刀音勑

寧欲免去作民有爵無將止

為刀氏作奴乎無必發聲助也

力也

師古曰

古

古

曰姓姓  
名傳

周人既殲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亦秦楚趙之中富

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

在諸國之中受衝之所若入街衢故其賈人無過邑不入門設

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

仲訾亦十千萬千萬者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

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上式東郭咸阻以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管道君史孟康曰若今史智相殺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界師

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

管倉粟師古曰取倉粟以管倉粟為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

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賈買物不計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

不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公也言其家富也

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挑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

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關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挑

得志其畜牧也姓橋名批以萬鍾計者不論斗吳楚兵之起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實其子錢家師古曰行

而出於子錢家其之也負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

肯子唯母鹽氏出指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信用此

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抵讀

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

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

陵如氏苴氏長安舟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

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

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市市令也此其

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

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揚以

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伯以販脂而

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偷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

張氏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也謂謂有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士為河制之夫其始歲更

以不極量分之暴使燥是也師張氏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每

卓究孔齊之刀問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幣井之入  
運其筭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軍  
也皆陷不軌奢僭惡又况掘冢博掩犯姦成富  
師古曰博掩謂博擊掩龍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發之屬也皆賦而略取財物曲叔稽發  
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奇工也反猶復齒列師古曰  
為罪惡也復與良善之人齊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 貨殖傳卷第六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班固 漢書九十二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

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異覦音踰又音論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

也細謂權不務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  
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  
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二霸也陪重也陵夷至於戰國合從  
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兼皆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是列國公子

大前八十六卷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錄讀與田同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皆藉三公之勢競為游俠雞

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而趙相虞

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虐卿之交

也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擊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

四豪為稱首師古曰盜提持世擊古字離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盜音尼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

未之匡改也師古曰正也是楚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

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

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

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凱而慕

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李路仇牧死

而不悔也師古曰李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瞶之亂李路聞之故入赴難

日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方殺閻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中之力臂擊仇牧首國者不門閻言勝快之徒自許節操

同於李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曾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

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

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示繇讀曰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

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

大三百十三字

大三百十三字

大三百十三字

又六國之自平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之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霍改節然郡國豪傑颯颯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占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拘之本也故言振本者皆言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佛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贈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

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管灼曰輜輻也輻牛小牛也師古曰輻

重輓也音工京反音說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趨讀也既陰

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

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

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次負劇孟以俠顯

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

反。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為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  
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孟乘及孟死家無十  
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

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虜亦以豪聞師古曰閻音閑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邑蜀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

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捕諸  
其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捕諸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溫善

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

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慄師古曰陰賊者

也感慄者感意師古曰慄陰懷賊害之意不快意所殺其眾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

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賊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賊命賊亡命之人也剽

反妙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

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其

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懈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音崖此音讀睚眦又音五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侍也與人飲使之醕非

師古曰醕音

其任疆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不敢而使盡爵乃疆人怒

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特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及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

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同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以實

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去音丘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

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

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彼何自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

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卒也脫免也更音平衡反脫音它姑反

每至直更數過更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怪之問

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

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

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客廼見解解夜見

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門洛陽諸公

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

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

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之廼從其言也解

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

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膳反

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撤亡命言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此言師古曰中充也言嘗財不充合徒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

下亦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

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

縣掾禹之師古曰禹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禹與禹同解兄子斷楊掾頭解

人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

人又殺楊季丰季丰家上書人又殺關下師古曰關下

考上聞迺下吏誅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師古曰出籍少翁籍於關也籍少

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

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又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

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

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

誰吏妻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自辜甚於解知殺

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

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音曰仲太原魯翁孺

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

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也恂謹信之貌也音苟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社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皆其東西南北謂也

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美師古曰鄉讀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章在長安熾盛街問各有

家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

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

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

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

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貴巨萬當去為留林席器物

數百萬章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

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石君家破不

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

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

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前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

名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市中也皆長安名真家報仇

怨養刺客者也。樓護字君卿齊人公世段西也

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

草方術數千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

之材何不官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為

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

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相經過也唯護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

長者尤見親而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

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

安宅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父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上譚也為諫大

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負入令護監之貸音吐載反多持幣

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

疏與束帛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

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

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

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宜彊諫反

兩立閭巷商還或曰王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三寬公妻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列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

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

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

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爭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

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

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礼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

坐師古曰卿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邑字公子也初護有

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姬同食及

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

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

終身護卒子嗣其爵陳遵字孟公杜陵人

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師古

日博六博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變圍碁也數負進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

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若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

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

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導

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徐

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及哀帝之

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冠者也並入公府公府

掾史率皆畜驢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

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適此下皆同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

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曰請斥大

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謂西曹

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

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古扶風之縣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也

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

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

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

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

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嘗有部刺史

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突入

見遵毋師古曰露溼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

會狀毋迺令從後間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開遵大

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

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

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臧也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

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

字者莫至人門師古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

非因號其人口稱師古曰王莽妻竒遵材在位多

稱譽長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師古曰繇既至官當遣

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遵馮凡師古曰馮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

也占音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

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

過長安富金故淮陽王外家在氏飲食作樂後司

直陳崇聞之怒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察位遵

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

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棄落軍人聞是

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宴為婦左何君置酒詞誦遵起舞跳

梁頓什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飲

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日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濁看

師古曰湛讀日沈又音略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敔師古曰此敔謂

印之也惡不可忍聞言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

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若自若也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

尉凡三為二千石云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

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

好事者從之師古曰從之也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而也

晝夜呼號師古曰呼號也平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也音之欲反

先是黃門郎楊雄下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

客難法度士爵之志物曰子猶飛矣觀飛之居居

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八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案於纏微一日更礙為

竟所輻師古曰纏微井索也更縣也竟井以竟為聲者輻擊也言新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竟所擊則破碎也更音上

反竟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之說或以更為身提黃泉骨肉

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常

乘以盛酒即鴟夷滑稽積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罔轉縱捨無窮之狀滑稽音骨稽音

雜 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常為國器計於屬

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

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絲讀與遵大喜之師古曰喜

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

身自約師古曰約不敢差跌師古曰跌而我放意自恣

浮湛俗間師古曰湛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

顧不優邪師古曰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

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

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

陽師古曰左馮竦為賊亡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

之蔽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竦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歙俱使匈奴歙音立單于欲脅誑遵遵陳

利害為言由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

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

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

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贈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

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慕之輻輳為大

行喪終服也

師古曰陽翟 穎川之縣也



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

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

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

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朝北眺五陵是知霸朝陵社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

意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閉門師古曰閨字與實同音大

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

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

猶不夫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

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救之時意固無

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

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其後下下堂速速於火而

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下來汝善善

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自

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

斤復之終身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汝操

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今先人墳墓

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會周閣重門初武帝時

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什涉莫之

迺買地開道立表畧者曰南陽什人不肯從謂之原

氏什費用皆印富長者師古曰印音年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纜

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

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

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涉即往候叩門家突涉因入弔

問以喪事家無悲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待涉還

至主人對賓客甚意曰人親卧地不收涉河心鄉

此師古曰鄉讀曰烏願徹酒食賓客事問所當得涉逆側

席而坐師古曰禮有自變者側席而坐今涉師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為蹠師古曰牘才簡也流音所

慮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飲食之物乃付諸客師古曰晚反含音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既會師古曰既音昔涉親

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笑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師古曰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俵畢葬師古曰勞俵謂

慰勉賓客也棺音上喚反斂音功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

娶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實

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殺繫欲殺輒復赦

出之涉懼求為鄉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

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官涉欲上

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置車馬上茂

陵師古曰歐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

市買肉奴乘涉氣與身爭言如傷屠者立是時茂

陵守令尹公

師古曰守陵陵今朱宜為之

新視事涉未謂也聞之

大怒知涉名寡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督守涉至

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

涉所與期上冢者重數十乘到皆謂寡也其說尹

公尹公不聽諸寡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可行使內

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寡於君威亦足矣尹公

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言欲目反初涉與

新豐富人祁大伯為友大伯回田第上游金素娵

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守令辱原涉如

是一旦負令公名君須單車歸為村吏涉則各知事云

殺人皆不知生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

皇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

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

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葬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

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

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誅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

祁夫人遂殺游公文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

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

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手奔末東方兵起諸王子

資師古曰貴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

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

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

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沾傳送至涉

長安更始西屏將軍中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

故茂陵人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

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

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涉

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從建內恨恥

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

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千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

送車師古曰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

平閒郡國處處有豪傑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

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潯中

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土地之縣繡潯皆王莽居

攝誅鉏豪俠名捕潯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素善

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師古曰泛者以

數責也泛音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不

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

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

侯幸傳第六十三

班固

漢書九十三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漢興侯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

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媚也與上卧

起公卿皆因閔說師古曰閔說者言由之而故孝惠時郎

侍中皆冠駮駮音儀說在司馬儀具帶師古曰以駮儀也駮音儀說在司馬

和如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

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

曰姓凡言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宦者則李延

名伯子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

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皇昭宣時皆無寵臣

宗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程璜侯金

賞師古曰純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碑爵為侯二人之寵

取過庸不為師古曰纒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

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尊位彭祖以

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敦無

所虧損師古曰救整也為其小妻所毒盡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即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提音直孝友文帝嘗夢欲上天不

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帶後穿師古曰衣冠帶

後謂衣當死之而居華帶之下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際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池中有漸臺

孝友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鄧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

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言讀曰悅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

好外交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

時問如通家遊戲師古曰問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然通無他技能

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鑿夷曰道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鑿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  
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

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齧癰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

而聞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

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嚴無之義也徼音

反二鈞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張晏曰襖人來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

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恩官數鉅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賜

日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

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

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音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

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

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

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擬比也始時

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趨通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媯乘副車從

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

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獨伏謁也辟音關媯驅不見既過江都

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

韓媯太后絲此銜媯媯侍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

不能得媯遂死媯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延樂人也

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

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

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

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媯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第

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

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臣外

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

功能自進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延年傳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

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

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

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

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

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稍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

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

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諸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眦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

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師古曰蕭讀曰又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

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

僻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宜議而白之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官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云應古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

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

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曹捐之

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為城旦及鄭令蘇

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終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

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

音於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音力追反若

若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

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

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師古曰遂音千旬反脩敕宜

侍帷幄師古曰敕敕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事

上聞遂言顯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大怒罷遂歸

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

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

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

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自有以問已師古曰問音工莫反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

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

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

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

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六百甲五 卷之六 師古曰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

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乃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在猶當也臣願

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

憐財幸師古曰則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

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些言萬萬師古曰

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言讀與賂同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曰

字訕諂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真禹為諫大

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妬謂望之望之矣顯之設變詐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

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

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

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

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當坐梁陳順皆免官

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蕙音悶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

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郡尉長安謠曰

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寶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溥子長字子鴉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

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

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蜀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音之發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

尉侍中至衛尉九卿父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

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王往來通語東

宮師古曰主猶專咸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

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

弊海內師古曰罷諱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

處師古曰陵音呂從人少宿與之長奏今止所從之字各還本如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爵關內

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

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黜長

定官而后姊嬖為龍領思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靡寡居長與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

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

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官輒與嬖

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髮汗也易也易音弋政反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

騎將軍輔政數歲父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

漢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黃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主鳳病長侍病長夜扶

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蜀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屬音之發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

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

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

宮師古曰主猶專咸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

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

葵海內師古曰罷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

處師古曰隆音呂也從人少宿具之長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

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師古曰康安也其賜長為關內

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凡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

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繁鉅萬師古曰繁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

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虜長

定宮而后姊嬖為龍頤思侯夫人晉灼曰嬖音非寡居長與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

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

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

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師古曰嬖易音弋政反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

騎將軍輔政數歲父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

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

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官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

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

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其言其卑過根恐

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

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未見太后具言長驕佚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

處便於前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

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

就國初長為侍中表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信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微

立趙州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

長毀諸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

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馬長子當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

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

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

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姆長定官師古曰姆謀古侮字

立左皇后自辛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

毋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

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父

之還長毋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皇莽復殺

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

音其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新反

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

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小官也二歲餘

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

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曷足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是始幸問及其

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

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

月間賞賜金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

偏藉上腹師古曰藉謂身卧其上也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寤之寤也音工

效不欲動賢迺斷腹而起其因愛至此賢亦性柔

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

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

賢盧師古曰盧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

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

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

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木

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楹衣以絳錦師古曰楹謂軒閣之板也絳厚織也音排

反奚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

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師古曰押謂軒閣之

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緘之以黃金為縷要以下玉為押至足亦緘以黃金

為縷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學義陵旁內為便房剛

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相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徽道周垣數里門闕

果思其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龍息矣

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詛者后之名下有司

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

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寃其惡躬等遂讓爭以賢為亂國制

度嘉善見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

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

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

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

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寤寤也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寤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寤寤也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  
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  
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  
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日七騎校尉官皆知宏及相  
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  
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與其惡心  
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幾也音巨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  
有云師古曰柔白王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  
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  
非君上阿為官吳師古曰以昭君上為非懷此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

羣下所究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師古曰

曰於讀曰烏戲諧曰呼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以季

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

相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相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尔誅不得避兄弟

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有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悲朕

聞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與勅同將軍遂非不

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類寐反今嘉有依得以罔

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

孟康

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高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毀其以也云為明是禁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言之也

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

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佐悉爾心統辟元

戎師古曰悉也統領也辟若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

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

為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

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

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寶信代賢

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罷在

丁傳之右矣師古曰右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

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譯之也上令譯報曰

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

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其父恭為御史事

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

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昌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居中門光入

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

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

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

...

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  
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  
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  
妻父肅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  
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  
弟駙馬都尉寬信求成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  
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毋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  
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內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聞咸  
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

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旨足意不說師古曰

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

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從

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察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

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

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已默然

不說師古曰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

宴賢第新成功聖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聖字也攻其外

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

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  
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勅莽帝  
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  
知所為詔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  
闕下冊賢師古曰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留宮並臻  
師古曰蓄師古曰元元蒙幸師古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  
師古曰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  
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

謂被賢棺至獄師古曰視師古曰莽復風大司

徒光奏賢師古曰其性巧佞習其效以獲封侯師古曰

師古曰進也師古曰天子車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曠

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師古曰費以萬萬計國家為

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師古曰受賜不

拜身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

復以沙畫棺師古曰而師古曰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

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師古曰一至

尊要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  
沒入財物歸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

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每歲長安中小民謹

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史之官實欲劫縣官斥

言善言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師古

曰言善言也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訓自刎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

皇擊殺謂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

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

出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師古曰商閔修

善謹救兵起史氏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史

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

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

繇道師古曰言今不以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衰平哀平

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

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

縊死丁傳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廢皇太

后退居北宮哀皇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

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損者三王者不私人以官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損者三友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者三友

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倭幸傳第六十三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毀時始奔北邊唐虞

以上有山戎獫狁師古曰狁匈奴別號獫音儼狁音乞六反居于北邊

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驢羸師古曰橐佗言能負重橐表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牛也騊駼

馱後馬也生七日而起其母駒駝馬類也生北海逐水草

逐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地扶

問互其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求其唯

古史記卷八十一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班固撰

肉工刃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

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也小矛也守揮利則進

不利則退不著道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多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

而公劉矢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西伯也邑

于幽師古曰即今之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

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豳人

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蚺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蚺音工犬反蚺夷即

工本反昆緝蚺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蚺龍蚺龍生

蚺五百歲吾生弄明弄明牛白犬大有二壯壯是為大戎許氏云文解

字曰赤秋本大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後居

于鄴師古曰此洛即潁沮水也本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

而周穆王伐蚺戎師古曰穆王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素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辭師古曰即

是虞中國中國被其弊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三戒玁狁孔棘

也棘急之言征伐喻時雖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 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 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威也朔方北 是時四夷賓服

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

隙師古曰幽王 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鹿山

之下師古曰鹿 遂取周之地函獮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

于維師古曰平王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始

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

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

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襄王 襄王出奔

于鄭之蘇林曰沉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 初襄王欲伐

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

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

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

南陸渾山 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西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適與師  
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音維邑當是時秦晉為  
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音蜀三倉

作同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  
園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

虢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  
狄路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

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

源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  
諸道及恒道是也隴音相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

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  
音隸氏音反胸音于反而晉北

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相之  
先也後為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自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

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  
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

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

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成王

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此  
驪王母也宣太后許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

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在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

遼東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

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

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為塞築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我以充之師古曰

適有罪謫之徒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

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

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

氏盛師古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

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

有愛闕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名頭曼欲發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盜其善馬騎亡

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

日鏑音嬌鏑音勒其騎射師占日勒其所日勒其騎射師占日勒其所今曰鳴鏑所射

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

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

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

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

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胡冒頓

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

里馬冒頓問君善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子曰冒頓

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

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

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

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

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音一侯又脫音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

字八十一个... 如傳六十四... 一... 一...

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

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

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

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

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庸施師古曰朝那為安定庸施屬上郡遂侵燕代

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

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也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雜

尚矣師古曰尚入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

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纒鞮氏師古曰纒字立七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

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撐身也之掌師古曰音下度反匈奴謂

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

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公谷音虎象音馬象矣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匈奴謂賢曰屠耆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

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

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

氏師古曰呼行却今鮮卑呼其後有須師古曰是也通蘭世今亦有之氏此三姓其貴

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接

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主左右谷蠡曼鞬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

移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

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畜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

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函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善為誘兵

以包敵師古曰包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无解

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溥曰軋撻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

謂輓轡其骨節若今之厭蹙者也軋音於豎反輓音女展反

雲散矣戰而扶舉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  
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  
昆反窳音乞主犁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  
定從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

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  
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用  
雪音丁具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  
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

兵多步兵三十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  
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黑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騂音馬也騂深黑騂  
赤馬也騂音有也騂音先騂音友高帝迺使間厚遺閼氏師古曰  
求問隙

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  
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祭之冒頓與韓信

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以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今士皆持滿

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  
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

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

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豨居豈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

于闐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皆言其父自主始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

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首萬八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師古曰冒頓漢音漸也迺為書使使

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漢曰債什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

澤之中師古曰沮澤澤之地音了遠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

虞師古曰虞虞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

及樊噲見李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

臣願得一萬眾橫行匈奴中間李布布曰噲曾可斬

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

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

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師古曰殼張也音工豆反今

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吟古吟字痍也甫始也痍音庚而噲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

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善惡言

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

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年圖謀也

老氣衰髮齒隋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

汙師古曰汙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

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

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

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

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其厚乎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

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推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師同保塞蠻夷謂本來

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轡邊吏入汝其甚驚為無道師古曰轡音來非各反驚與敷同

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略也遣丞相

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

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稍書意合驩師古曰驩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

驩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聽告單于也聽

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



見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

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漢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補言小

更改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更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

寢兵休士音其目反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也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虞淺奉書請師古曰

皇師古曰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吉居上也使

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

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

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肉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虞淺遣朕書云願寢兵休士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

書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奔國有

功甚苦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

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納為裏也袷音工治反比踈一師古曰踈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其音頻寤反踈

字或黃金鈎具帶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亦謂師比撻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十匹錦二十匹赤

繒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摠稱使中大夫意謁

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肩頓死子稽弼立師古曰稽音雞弼音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弼單于初立文帝復遣

宗人女公羽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官者燕

人中行說傳廷主師古曰廷主亦諸侯王之女中行說既

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

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物十

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

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

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以視不如重酪之優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

音則同

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長大倨傲為其辭師古曰倨慢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凶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

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戎從軍當殺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齋

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戎也飲音於漢使曰然說曰

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關故以其肥美飲

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

轉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師古曰穹廬

廬父死妻上後母兄弟死妻其妻無冠帶之節

關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

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

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師古曰徑

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

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

父兄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且禮義之漸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三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亦流怨恨彌起標子夫力耕桑

之者士才竟勝勞後既皇所以力屈力盡也音其勿反

以求衣食師古曰力力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

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喋土室之人顧無

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喋者歎怒之言也漢人且當思之無為喋喋

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師古曰輒念也中偏滿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輒念也中偏滿也何以

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取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迺迺也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師古曰彭陽在安定縣也師古曰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

在安定其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

北地將軍師古曰邀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

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

達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

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

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

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韓遼道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

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深惡民貪降其趨音灼曰深音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養息也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曰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

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絺絮金帛綿絮它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魚上及飛鳥跋行

師古曰隨墜毀也圖謀也墜上音火規反使兩國之

息熒動之類

師古曰政行凡有足而行者也熒息凡以口出氣者也熒熒動貌政音岐熒音許熒反熒音入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

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單于

母言豈危等

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

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

計命和親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

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

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

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云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峻之要在代即之南南極燕趙之中緣

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逢災

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

音于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逐迺

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合邊漢圍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師古曰外聶各壹間關出物與匈奴交易易

日私出湯為膏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

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

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入必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

下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史在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其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

將軍王恢部出代擊師古曰重胡音直間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

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

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

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自馬邑

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

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  
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  
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之歸師古曰  
還漢囚敖廣敖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  
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  
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師古曰即安  
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西去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辟斗辟

斗辟也勝之斗由入匈奴界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

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

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降漢漢封於單于為

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各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  
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  
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  
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  
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

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  
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特也本單單  
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  
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兵  
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請曰廢微要也誘誘也毋近塞師古曰  
居所以安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  
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龐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

孟東白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此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有畜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入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去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被召誅之昆

邪休屠王恐誅降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虜十萬於

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無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

在食貨志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合翕

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師古曰以殺十萬騎私自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

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鹽之限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我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謬今大

將軍青雲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

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

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共六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六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遂獨與壯騎數

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胘雷山趙信城而還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在谷彘王

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負單于復得其眾右

谷彘王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

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今居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王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

死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

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

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才性反漢使

敝使於單于單于聞敝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  
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  
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  
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  
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  
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大僕公孫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  
音子  
從票侯趙破愁發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長城口水名也  
去令居千里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

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既至匈奴

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郭吉卑體好言曰吾

見單于而只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

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即不能取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何但遠走

立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語卒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

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

大略言匈奴

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黑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

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

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接濊

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濊同亦或作濊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為孫

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

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

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

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施音其兩反單于不親

欲召入不肯去即迺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

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

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謂等差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

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揚

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師古曰

師古曰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見

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卒而死漢使

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于烏師古曰烏特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倍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

浞音仕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壘中右方兵且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

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垂其國

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

具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

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殺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古所

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浚稽音難在武威北浞野侯既

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

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

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更畏亡將而誅莫相勸

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

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

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是

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

出五原塞數有里遠者千里黎城障列亭至虜弱

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

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

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

曰且子余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

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

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後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公為紀侯所滅而享祚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龍衣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夫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

初浪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

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去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師古曰物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

脫師古曰物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漢又使因杅

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士所得使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

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

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而單

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

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扞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

王立為孤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

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

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

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

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孤鹿姑單于孤

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纏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

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

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

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

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立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

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

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邨師古曰邨至也居水

音丁禮反邨音之曰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

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以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

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其衆至

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

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

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

重合侯迺遣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閼讀與開同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旬山狹處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旬山西山也旬音鈞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

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比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匈奴奔走莫敢距

敵會貳師妻子坐坐轡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

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使若還不

稱意適與會郵居以比可復得見乎如字子曰以就說後雖復得見

奴不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比至郵居水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郵居之水一

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浞野都尉

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為蜀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侯也師古曰睡音息

隋反輝音輝漢多者字當為朋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二十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其衆夜勦漢軍前深數天

從後急擊手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

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

使遺漢書曰西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

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為

妻師古曰闔與開同歲給遺我粟酒萬石糴米五十斛師古

曰以粟為清味尤糴米糴粟米也雜糴萬石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益矣

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

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則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

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

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

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西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

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劬胡巫師古曰劬與教同言

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

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

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

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

穀稼不孰

師古曰比方早寒雖不宜木稷凶反中亦種黍稷

單于恐為貳師立祠

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

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孕重情殯能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妊者也殯落也殯救也音讀罷讀曰疲極

困也苦之心戰苦也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

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

國人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鄉謂悉皆附之

毋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

左大都尉也酒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毋元怨遂

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公我子

少不能治國矣弟克合彘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擣單于令

師古曰擣與擣同其字從手矯託也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彘王為壺衍鞬單于是

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

欲和親

師古曰風讀曰風謂不正言也

左賢王右谷彘王以不得立怨

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

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谷彘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究

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

龍城

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毋

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

祭

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師古曰秦時有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

師古曰道音戈李反

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師古曰道音戈李反

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為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

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

部二萬騎為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音徒隊反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

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尖亡匈奴

見甌脫王在漢愁以為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即西北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

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今可度

師古於余音水上

作橋以備奔走

師古曰擬有迫急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是時衛律已死衛律

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

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惠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師古曰風然讀曰諷然

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其可復得其地時

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有賢

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日勒屋

蘭番和縣師古曰皆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擊大

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

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三百斤馬二百匹因封

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

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

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政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

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

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

大將軍霍音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數音日工亮反以問

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

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

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

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

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

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

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避後邀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

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

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手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

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

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

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仇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師古曰仇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

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支二萬餘騎出張掖

前將軍音古曰仇增三萬餘騎出雲南後將軍趙充國為

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

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轉走

歐畜產遠遁師古曰轉音奔字歐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匈奴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烏真師古曰烏真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

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匈奴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

大字三百五十一 前匈奴又六十四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  
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  
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  
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拊  
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無虜  
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  
聽遂引兵還至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  
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  
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

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退還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頗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

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

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千餘萬漢封惠爲長

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

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心烏孫其

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師古曰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

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其

大公子百四十一





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屬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

與歐脫戰所戰殺傷其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

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

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

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和與

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

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

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

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

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

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

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

黠顯渠闕氏顯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

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

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

各反顯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

賢具王屠者者堂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

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

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漢獻見師

曰西音單于初立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

未央等而任用顯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

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

于子稽侯獬師古曰獬音先既不得立安反又所殺反亡歸妻父烏禪

幕師古曰禪音禪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問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曰

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為之長帥曰逐王

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曰逐王當為單

于曰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

萬騎歸漢漢討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

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又殺先賢

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在奧鞬王死

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

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

大... 又... 三...

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  
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桓禪幕布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  
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旦音子余反未  
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  
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今日死握衍胸鞬單于悉自殺左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

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漢書卷六十四上